

“烟花爆竹遇冷”面面观

汤嘉琛



今日论语

过年该不该燃放烟花的老话题,春节期间引发了新讨论。反对者多了几分底气,因为雾霾已成气象预报中的常客,而烟花爆竹是大家公认的“雾霾制造者”之一。今年春节期间的炮声比往年少了许多,以上海为例,据统计,除夕和初五两天的燃放量同比下降两成左右。而全国各地烟花爆竹市场多出现遇冷迹象,很多大型烟花无人问津,不少摊主表示明年将不再卖烟花。

烟花遇冷,这与烟花爆竹产品定价偏高不无关系,但更关键的原因是,人们近些年开始重新权衡烟花爆竹的利弊。以前很多人觉得没有鞭炮声就不像过年、没有年味,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燃放烟花爆竹视为一种既烧钱又不安全、还不环保的陋习。弊大于利的认知,直接改变了人们对烟花爆竹的态度。

此前,有关部门曾做过一项燃放烟花爆竹与PM2.5的相关性实验,实验结果显示,燃放4挂千响鞭炮后,PM2.5的瞬间最高浓度是未燃放时的66倍,烟雾消散后的PM2.5平均浓度仍为未燃放时的5倍多。面对这样的结果,要用烟花爆竹喜庆热闹的过节气氛,还是要呼吸健康的空气,两者之前显然不难选择。

烟花遇冷,也与近几年的舆论风向变化有关。最近几年,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宣传和提醒,还是媒体上的讨论和分析,都倾向于呼吁公

众以更环保的方式欢度佳节。这些舆论看似与传统习俗相悖,实则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很多人不仅自己不买烟花爆竹,还号召亲朋好友移风易俗,就是最佳证明。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烟花爆竹遇冷”正是移风易俗的前奏。没有人否认燃放烟花爆竹是一项传承千年的节庆习俗,但尊重传统文化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地因循陋习。燃放烟花爆竹带有农耕文明时代的鲜明烙印,现代城市生活高密度聚居的特点,已经放大了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隐患。放弃一些不文明的节庆习俗,创造一些能与时代发展大势契合的新年俗,正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将被越

来越多的人抛弃,这已经是越来越清晰的一种大趋势。面对这种时代大势,政府部门既要顺势而为地积极推广低碳环保理念,也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如果人们能在文化庙会、春节花展等文明过节活动中,同样感受到浓郁的年味,燃放烟花爆竹势必会成为越来越“小众”的选择。

与此同时,“烟花遇冷”也为相关企业和行业吹响了转型升级的号角。公众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中央对公款购置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明令禁止,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大幅减少,这些都是市场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信号。那些依托于“过气”民俗的企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是时候该“转型”了。

要管管“领导孩子的大红包”

新民网论

春节送红包,本来是图个吉利、皆大欢喜的事儿,但媒体记者采访时发现,很多送礼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于是,给领导干部的孩子送大红包,就成了送礼“突破口”。

给孩子压岁钱,原本是一种习俗,只要这个压岁钱的标准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否则,就会被别有用心者弄得变了味儿。商人、下级官员借助过年机会给官员的孩子派发新年红包,这种行为事实上在损害公平正义,扰乱社会秩序。商人给官员孩子送大笔的压岁钱,他们期待的是享受到“高抬贵手”和“另眼相看”;下属给官员的孩子封

压岁钱,期待的是在提升机会等方面受到领导“照顾”。对领导干部而言,他们也会因为人家“很热情”,用手中的权力加以回报。

压岁钱不能变了味,要管管“领导孩子的大红包”,不论送的人是什么理由,领导干部都不能通过子女或亲属收钱。

(郭元鹏 全文刊新民网,网址 www.xinmin.cn)

新 民 新 语

副驾驶座的“王语嫣”

乐梦融

这座城市在年初的几天,任谁都觉得熟悉又陌生。沿着内环一路飞驰,心神悠扬,好比踏花归来,马蹄留香。

“呃-啊啊-当心”,副驾驶传来短促的尖叫。驾驶员心底有千真万确的经验,都知道没有危险报警,这是种摸不来方向盘后浮夸的演技,但在彼时刹那,总会有副驾驶已看到了一头大象堵在面前的幻觉,把心提到嗓子眼。

果然,一脚神龙摆尾,轻车过得万重山,油门一脚,继续奔向东南西北。瞥见副驾驶星眉一挑,还在振振有词地回顾方才用心良苦的提醒,而驾驶座上的我,“路怒”已经无以复加了,想要咒骂,又如鲠在喉。

哼!副驾驶,这名不副实的称号,本来就生歧义;不用握着方向盘,也无离合器可踩,凭什么还能享受“副级”职称?还经常越俎代庖,以副代正。

进化到一定档次的汽车,比如F1只有一个驾驶位——可它只在赛道里回旋。我等要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驮着柴米油盐在都市迷宫里急急忙忙,汽车里还要腾一半空间,留给副驾驶。

才子陶杰偶尔犯浑,他形容起单身汉过海底隧道的滋味时说:一面握着方向盘,一面找一张十元钞票,多么狼狈。邻座无须提点,识相地掏出10元钱,过了隧道,最孤独的钻石王老五也会人心思变,想着是不是应该上岸了。

车和女人本是男人们爱的话题,谈到副驾驶就一举两得了。上一回一老友说,他的邻座坐了个“女说书先生”,交通频率开很响也压不过;还有人说,副驾驶是某人专座,上一回搬运啤酒调整了椅背和坐距,副驾驶的主人疑神疑鬼,与他冷战三天……

每个男人都想着副驾驶座上坐的是“王语嫣”(007等男神除外),姿容明艳绝伦,性情和顺温婉,熟记兵器谱和招式谱,让自己一往无前。塞车的时候再牛气的司机也会无能为力,就如同可爱的股誉“六脉神剑”会失灵,有王语嫣在,平抚下驾驶座上的英雄气短,也就不再失态了。

新春佳节,要说几句吉利话。想着这句祝福可能与众不同,又合开车诸君心意:祝副驾驶上坐一位“王语嫣”。



『老鹰』拜『小鸡』

中央严令禁止领导干部收礼,但有些人仍改不了在过节时向自己的领导表示一下的老习惯,于是便曲径通幽,以给领导的孩子买文具为由,送上一个个大红包。喜庆的红包,成了拉关系的“突破口”。

孙绍波画

自由谭

“烟花爆竹”,无疑是春节期间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也是城市文明、市民素质“试卷”里绕不开的话题。除夕和初五的两场“考试”,三大指标业已显示成绩:“彩色垃圾”减少、PM2.5降低、火警下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市民坦言:“放鞭炮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给大家的呼吸添堵了!”

这个“不好意思”,正是对包括新民晚报在内的传媒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的积极回应,正是“少放禁放烟花爆竹”的社会共识与舆论环境所致。

10多年前,曾听专事中海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讲述过一个未曾公开报道的“旧闻”。1981年除夕,北京城烟花爆竹一如既往地响成一片,中南海四周因无高楼挡眼,夜空更是被照得透亮。时任

总书记的胡耀邦为照顾工作人员回家团圆,自己在勤政殿值班守夜。午夜爆竹声最响的时候,他出门看了个把钟头,却老是高兴不起来。他和秘书一起算了一笔账,若平均每户人家至少花30元买烟花爆竹,北京市就要耗费上亿;就全国看,农民钱少,以对半算,全国过春节仅放鞭炮一项,就要花掉四五十亿元。而且,放鞭炮污染环境,胡耀邦说:“你看看北京的夜空,乌烟瘴气,全国也一样。我们国家人口多,生态环境是个大问题,治理生态环境,还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繁重的大任务哩!”同时,他还说,这样无节制地放鞭炮,也很不安全,每年春节造成的火灾就有很多很多起,经济损失相当可观,而且爆

竹烟花伤人的事情触目惊心,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因此,胡耀邦指出:放鞭炮是我国人民逢年过节、庆祝喜事传统习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但应该移风易俗,引导人民群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去。地方人大可以制定相应的法规实行禁放,同时新闻媒体可以多多地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放鞭炮的多种危害,自觉移风易俗。“只要把这个道理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人民群众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他们会响应的。”

应该说,胡耀邦30多年前对春节燃放鞭炮问题的思考,颇具现实性和前瞻性。此后,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若干大中城市也确实以

各种形式,规定逢年过节在城区禁放烟花爆竹,但收效甚微。回想当年胡耀邦对传统习惯、社会危害、宣传教育的分析见解,是否真正能“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让“人民群众理解我们的用心”?新闻媒体是否合力营造起移风易俗、保护生态的舆论环境?都需要深入探讨。通过持久的努力,至少可以形成一个共识:“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历史意境无须克隆于当下,“年味”里少了“烟味”未必味不浓。

今年春节期间的实践表明,只有公众对环境危害有了切肤之痛,才可能提升少放、禁放的自觉性,才会越来越感到“不好意思”,而“不好意思”的人越多,春节里耳根才会更清静,空气才会更清新。



新民随笔

医院杂记

沈月明

年前父亲做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手术。因为手术成功,住院部的环境和服务也很好,所以全家的感受竟是非常愉快。在当前看病绝不是件轻松的事,这次“意外”至少让我对五官科医院有点刮目相看。

手术前,主刀的杜强医生与病人作了亲切细致的沟通,术后的交待也很坦率负责,所以病人和家属都一直感觉很放心。父亲现在恢复得很好。我们一家人,对于医院和医生的信心,其实也恢复了很多。

术前当门诊医生提出必须手术时,父母是怀疑的,觉得可能是“过度医疗”,直到其他医院给出同样的结论,才消除了疑虑。很多人也告诉他们应该给医生一个“红包”医生才会尽心尽力,但邻床一个外地农村汉子的经历,让他们看到没有“红包”,医生一样用心。

但冰释对医生的猜疑谈何容易。一位同一病区的女病人,就拒绝了安装人工听骨的建议:你怎么才能相信他们呢?万一原来是好的,他们也可能说是坏的,再说装没装谁知道呢?临床的汉子也选择不装,他倒不是不相信,而是心疼四千多块钱。这里还要赞一下杜医生,特意再次询问家属的意见。汉子麻药醒后来后庆幸不已:以后再想装就没法装啦!

在近几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可以强烈感觉到医生们的那种自我保护意识:态度温和,绝不强求。这其实是一种可悲的状况,有时候医生应该对病人作出治疗上的决断,至少给予严肃的建议,毕竟他们是专业人士,但在强大的“医闹”和过度维权压力下,有医生不得不选择了忽略结果,“悉听尊便”。

前不久一名深圳医生拒绝给感冒儿童点滴遭家长掌掴,这是医生们的最新教训。也是不久前,外地一名严重黄疸病患儿的父母四次拒绝医院入院治疗的建议,导致婴儿死亡,这是对病人及家属的最新教训。

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医生和患者之间停止互相伤害和猜疑,是多么重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体制的归体制去解决,医生和病人之间,互相对对方好一点,负责一点,其实可以做到。